

诸子平议



諸子平議卷十九

函書第二

德清俞樾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庚桑楚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  
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  
而萬物皆說成也卽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  
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  
與上句相儷偶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卽係汝生郭注曰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爲說未達段借之旨

夫外鞮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鞮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繁

疑繫字之誤繫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  
繳繞如涇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繫而捉繆而捉竝  
言繫謂繫繞繆謂綢繆廣雅釋詁繫與綢繆竝訓纏  
是其義一也繫繫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嗥而噉不噉

樾謹按釋文噉本作噉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  
而不噉傳奕本作歎卽噉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  
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噉二宋陸王本皆如是  
蓋以噉與柔爲韻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噉也

終日握而手不規

樾謹按說文無規字角部觥角觥曲也疑卽此規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觥爲規字之所以孳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規謂手不拳曲也崔云規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卽邀也古字止作徼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邀食乎地邀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邀

者後出字作交者段借字詩桑扈篇彼交匪傲漢書  
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卽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  
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  
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  
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  
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  
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  
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券外者志乎期費

懋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則旣  
言志又言期於義復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  
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  
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  
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朞三年然  
後民可信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  
綦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  
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  
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樾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旦于差韓詩旦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遊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

明證說本王氏念孫

道者德之欽也

樾謹按說文广部歛陳輿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詁歛陳也此欽字卽歛之段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之卽爲道故曰德之歛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旣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侈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不當以容貌言崔云侈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

司馬相如傳彘以陸離師古注曰彘自放縱也卽此  
彘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  
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畫字之義蓋人旣  
則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徐無鬼

樾謹按廣雅釋獸狸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  
是狸德也秋水篇曰騏驥驎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狸狴此本書以狸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  
牛捕鼠不如貓狴之捷莊子言狸狴尸子言貓狴一  
也釋文曰狸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

察士無凌諄之事則不樂

樾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  
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  
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諄爲樂李云察識  
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樾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  
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竝曰縮取也枯槁之士  
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  
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

之段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樾謹按比通作庀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先鄭皆爲庀是也國語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又曰夜庀其家事韋注竝曰庀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庀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市井之事則不庀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樾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

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棄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謫闇者

樾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謫當讀謫方言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謫闇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闇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

曰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義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懃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酈炎傳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敏而無類竝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爲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弑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

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蓄于邾公羊捷竝作接  
人閒世篇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  
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搏捷矢卽搏接矢謂以手搏  
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  
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

樾謹按兩踐字竝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  
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  
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  
不踞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卽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則陽

樾謹按緡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

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

樾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懸於眾人耳目之間此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郭注曰眾之所習雖危猶閒此誤讀閒爲閑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懋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旣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旣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旣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明是以七仞喻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懋謹按爲性萑葦蒹葭六字爲句郭於萑葦下出注云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對爲義尋之言寔尋也漢

書郊祀志寢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  
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  
言寢尋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  
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樾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  
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  
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  
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  
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也

子乎子乎

樾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綢繆篇子兮子兮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竝以嗟茲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啞釋文不爲子字作音蓋失其義久矣

匿爲物而愚不識

樾謹按下文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

日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  
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  
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  
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  
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  
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遇又臆改爲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樾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樾謹按蓋當讀爲害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

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  
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  
予乃或言枚傳竝曰或有也禮記祭義篇庶或饗之  
孟子公孫丑篇夫旣或治之鄭趙注竝曰或有也此  
云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  
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

外物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有木

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園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赭白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



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降當作瘡卽癰之籀文素問宣明五氣篇勝  
眈不利爲癰又五常政大論篇其病癰悶日夜無瘡  
謂不癰悶也

官事果乎眾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眾  
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眾宜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寓言

樾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

字則陸氏所據本尚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鸛蚊陸氏但言其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鸛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爲鸛爲蚊乎今按釋文云鸛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俶真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鸛則鸛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鸛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鸛雀

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

讓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弑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

訂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其以誤

聽得罪也聽卽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天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  
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  
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樾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

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懃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審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樾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  
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  
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  
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  
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樾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

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正樂與治爲治

樾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疑此文亦當同傳寫誤倒

子之罪大極重

盜跖

樾謹按極當作殛爾雅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鯀則殛死多士篇大罰殛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竝曰殛本作極

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越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厯數然與疏戚貴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卽五倫也六位卽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八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樾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卽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匡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兩事竝見孟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說劍

樾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敦劍

樾謹按詩閔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  
劔猶治劔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劔相擊斷截也失  
之迂曲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漁父

樾謹按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  
王篇曰其緒餘以爲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  
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  
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已得過也若天幸然

樾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遇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遺

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遇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過字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過失也則失之迂曲矣

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

列御寇

樾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緩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垠冢也此說近之垠猶壙也壙垠本疊韻字應帝王篇以處壙垠之野是也故壙亦得謂之垠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土闔闔與垠同外物篇胞有重閭郭注曰闔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爲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冥如字又云本亦作瞑又音眠當從之  
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瞑李善注曰瞑古  
眠字是也甘瞑卽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  
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  
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彼云甘寢其  
義一也竝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

子淑真篇曰甘暝于溷瀾之域卽本之此

稿項黃馘者

馘謹按馘者俘馘也非所施於此馘疑瘖之段字說  
文尸部瘖頭痛也黃瘖謂頭痛而色黃

宵人之離外刑者

馘謹按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  
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  
未爲塙詁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  
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也然則宵人爲小人猶宵雅爲小雅矣字亦作肖

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肖矣徐廣曰  
肖音瘠瘠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  
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  
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說得之

故有貌愿而益

樾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  
溢人是也謹愿與驕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縵有緩而針

樾謹按縵者慢之段字針者悍之段字堅強而又惰  
慢紆緩而又桀悍故爲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樾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  
王云側謂凡爲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  
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  
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  
周語曰威儀有則旣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必必是  
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  
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  
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卽謂不失法則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子十九  
天  
樾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閒則僞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爲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

樾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



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  
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  
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  
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竝訓方  
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卽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  
之謂察際竝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  
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樾謹按已讀爲以順讀爲馴古字竝通以用也以之  
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懋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竝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尠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墜形篇竝曰名川六百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懋謹按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也卽所謂墨子

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卽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卽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樾謹按此卽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  
抵也

樾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

子十九  
而衍之字祗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吏  
正義曰氏猶略也此其祗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卯  
有毛鷄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十九

諸子平議卷二十

函書第二

德清俞樾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  
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  
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墾令

樾謹按此當作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  
百官之情不相稽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  
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農不敝而有餘日則  
草必墾矣傳寫有奪誤耳

信則臣不敢爲邪

樾謹按臣當作官因官誤作宦又誤作臣耳下文申說此文曰上信而官不敢爲邪可證臣字之誤

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樾謹按民字衍文也上云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此云無所於食則必農兩文相承若有民字必并有辟淫游食之五字於文方足今無此五字故知亦無民字也下文云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文與此同可證矣施氏先秦諸子本正無民字當據以訂正

愛子惰民不窳

樾謹按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作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因有兩惰字寫者於上惰字下卽接寫民不窳遂并誤刪上不字耳

農不能喜酣爽

樾謹按詩采芑篇路車有爽毛傳曰爽赤貌字亦作赭瞻彼洛矣篇韎韐有爽白虎通爵篇引作韎韐有赭是也爽爲赤貌此以酣爽連文蓋謂酒醉而面赤矣

則誅愚亂農

樾謹按誅通作朱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愚卽此文誅愚矣大元童次七修侏侏范望注曰侏侏無所知也義與愚近作誅作朱竝侏之段字說文金部錮鈍也亦聲近而義通

官屬少徵不煩

樾謹按徵上當補則字方與通篇文法一律

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

樾謹按勉當爲免言爲姦者不得免也樸之言樸屬也考工記鄭注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字通作僕



詩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姦民無樸謂姦民無所附屬也本字衍文因讀者誤以樸爲根株故衍本字耳鄭案本於姦民無樸下有樸根株也四字此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本字之衍職此之由

皆作壹而得官爵

農戰

樾謹按皆作壹而得官爵當作皆從壹孔而得官爵下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上利之從壹孔出卽承此文而言下云則作壹乃始言其效然則此文不得云作壹明矣

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

此爲教者其國必削

樾謹按具備國之危也六字乃衍文下云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兩文大略相同而無此六字故知此亦不當有矣

技藝之足以距口也

樾謹按距字無義乃飮字之誤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李云餽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飮然則飮卽餽之俗字足以飮口卽足以餽口也

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

千歲強

越謹按作之一字於文未明第三句作修又不一律且十歲強百歲強竝無一字而云作一十歲者修一百歲者此兩一字亦殊嫌贅設矣反覆求之乃知此文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乃極言作壹之效也讀者誤謂壹一同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誤以壹十歲壹百歲連讀改壹爲一末句作字又誤爲修於是其義全失矣本篇作壹字屢見此文四言作壹乃一篇之

大指也傳寫錯誤亟宜訂正

煩言飾辭而章無用

樾謹按章乃竟字之誤竟猶終也言終歸無用也

與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

去強

樾謹按取下當疊取字蓋有取而不能有者矣故曰取必能有之也斬令篇作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當

據補

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

樾謹按兩日字乃曰字之誤說民篇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文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

樾謹按此當作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今本傳寫  
誤倒則能富者貧句文義不足矣且據上文云貧者  
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是貧者句宜在富者  
之前也說民篇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與此  
正同可據訂

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

樾謹按民字衍文此蓋言舉戶口之數生者則著之  
死者則削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  
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此舉字義與彼同境

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  
削則又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可與此文互訂  
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

說民

樾謹按至當作止上文云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  
則重者無從至矣蓋謂民且不敢犯輕罪自不敢犯  
重罪故重者不至卽去強篇所謂輕者不生重者不  
來也此云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  
者無從止矣蓋謂民旣敢於犯輕罪亦必敢於犯重  
罪故重者無從止也乃涉上文而亦誤作至字則與  
商子之意大謬矣

國敵者必王

懋謹按國下當補無字去強篇作國無敵者強強必王可證

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

懋謹按此當作刑於九而賞於一去強篇曰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是刑九賞一乃刑多賞少之意非如農戰篇所云利從壹孔出也不當作出一明矣下云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與此義本不相蒙今作賞出一蓋涉下文而誤

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

居什四

算地

樾謹按都邑蹊道下有闕文今據來民篇補云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一良田居什四

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

樾謹按生性古通用此生字當讀爲性上文曰求名失性之常

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樾謹按名下當疊名字蓋曰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故下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正承此文而言古書遇重文止作二小畫識之傳寫



奪去耳

故其農勉而戰戢也

樾謹按此戢非戢止之義當讀爲捷詩鴛鴦篇戢其左翼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蓋戢與捷聲近而義同下云戰戢則鄰危若以本字讀之義不可通矣

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樾謹按此乃下開塞篇之起語開塞篇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父而不知其母首一語誤入此篇於上下文皆不屬當刪

親則別

開塞

樾謹按當作親親則別傳寫奪一親字

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樾謹按中正當作立中因立與正形近而誤遂倒其  
文爲中正耳上文曰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  
此文承彼而言則當爲立中不當爲中正矣且立中  
者使私無行與上文立君者使賢無用兩文相對益  
知今本之非

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樾謹按并當讀爲屏謂屏除之也以愛則屏刑以力  
則退德兩文相對作并者更字

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

樾謹按得當爲德德刑對文作得者古字通

三者名質實易

樾謹按質者侷之叚字言其名相侷其實則相易也

漢高彪碑質昔藿檀亦是叚質爲侷集韻曰質又音

侷

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樾謹按殺乃效字之誤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猶言

此吾以明刑之反於德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

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倞注曰效明也蓋

古語如此

事本不可不搏也

壹言

樾謹按事猶立也言立本不可不搏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是其義矣字亦作傳周官大宰職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傳也釋文曰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

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

樾謹按國上有闕文據上文云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下文云治國者貴民一則所闕者當是

治字

下修令而不時移

懋謹按令乃今字之誤下修今與上法古爲對文下文曰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是其證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

懋謹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也離朱之明目烏獲之多力聖人之體性皆不能延及於他人之身故曰不可易也

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

兵守

樾謹按舉行字蓋卽興字之誤而行者

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

樾謹按上客字衍文城字當在不字之上其文曰城不盡夷客無從入與下文城盡夷客若有從入相對爲義夷平也

給從從之不洽而燻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樾謹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給此文當云給從而□之不給從而燻之蓋承發梁撤屋而言所發之梁所撤之屋其材尙可作宅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其力不足則從而

燠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以力之有餘不足言  
或兼時之緩急地之遠近也給洽古通用爾雅釋天  
大歲在未曰協洽童子逢盛碑作協給是也上作給  
正字下作洽段字上下文用字不同者古書往往有  
之至上句所闕字則不可以意補矣

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强宿治者削

斷令

樾謹按曲字無義疑由字之誤言行治由乎斷也宿  
治者削上尙有日治者王夜治者强八字當據去强

說民二篇補

農宏姦勝則國必削

樾謹按宏字義不可通乃劬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微劬受詘索隱曰劬倦也農劬姦勝謂農夫倦殆而姦邪者勝也凡從谷之字隸變作彡故文選子虛賦劬作劬劬字闕壞止存右旁彡字因誤爲宏矣去強篇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亦以農姦對文成義姦勸猶姦勝也其而字乃奕之壞字奕弱也授官予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樾謹按此本云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則是無當也傳寫者誤移則字於祿字之上遂不可通

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蝨必弱



樾謹按此當作國富而不戰毒輸於內六蝨生必弱  
去強篇云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  
與此文略同可證也因奪毒字而輸又誤作偷遂移  
下句生字於上非其本文矣

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  
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  
削

樾謹按上言六蝨下言十二者而中所列凡九事於  
數皆不合疑禮樂詩書孝悌當爲六事本作曰禮曰  
樂曰詩曰書曰修善曰孝曰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

義曰非兵曰羞戰故總之爲十二也然則何以稱六  
蠹曰六蠹二字乃衍文也六蠹之文見去強篇其文  
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蠹官者六曰  
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此說六蠹最得蓋歲也  
食也農之蠹也玩也好也商之蠹也志也行也官之  
蠹也去強篇又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  
有孝有悌有廉有辨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  
然則商子之意不以此爲六蠹明矣而去強篇又曰  
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  
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則又變十爲

八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是其數雖亦爲十而所列十事又微有不同疑傳寫或增或減非必皆其本文所言之數各就其事言之耳實當從此文作十二者爲定且此言修善而彼分善修爲二於義亦未安也今定爲十二事而以六蠹二字爲衍文似得之矣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越謹按死賞皆當作死上聲之誤也去強篇曰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

死上可證此文之誤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樾謹按不至乃不生之誤當據去強篇訂

罪重刑輕刑至事生

樾謹按此本作重重輕輕刑至事生亦當據去強篇

訂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

樾謹按此皆蒙力生強而言乃又云德生力於義難  
通據去強篇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  
於力與此文略同惠卽德也又據說民篇云刑生力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亦與此文略同刑  
卽力也然則此文當作德生於力

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

修權

懋謹按不字衍文也多惠言而剋其賞乃口惠而實  
不至之意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  
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

懋謹按賤當作賦形近而誤漢書哀帝紀皆以賦貧  
民師古注曰賦給與也

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  
其土也

來民

樾謹按有過上不當有以字衍文也此蓋言韓魏之  
土不足生其民秦民不足以實其土二者相較則韓  
魏土之不足殆有甚焉故曰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  
其土也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  
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土戚而民苦也

樾謹按信字必字絕句承上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  
民則其田宅之無有也信矣秦之民不足實其土則  
其田宅之有餘也必矣故曰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  
餘也必

今秦之以強強者

樾謹按上言三晉之所以弱者此當言今秦之所以強者奪所字衍強字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闡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

樾謹按闡當作違寶當作葆皆同聲段借字陳當作凍形近而誤也此數語見周書大武篇其文曰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晁注曰凍謂發露其葆聚商君所說卽本周書大武之文故曰以大武搖其本也又曰以廣文安其嗣

今周書無廣文篇而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  
維暮春在鄙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  
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然則所謂以廣文安其嗣  
者豈卽此篇乎

而王何爲受爵而重複乎

樾謹按受乃愛字之誤愛爵而重複見上文

有能用之費此之半

樾謹按上之字衍文費此二字誤倒當云有能用此  
費之半

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

賞刑



樾謹按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倛注曰蘇讀爲僚  
僚向也謂相向格鬪者此蘇字讀與彼同

昔湯封於贊茅

樾謹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  
絺樊隰城攢茅杜注攢茅在修武縣北此言湯封贊  
茅卽其地也漢書地里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  
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其地與修武不遠  
皇甫謐帝王世紀乃有三亳之說而謂湯都在南亳  
穀熟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則去修武絕遠與湯封  
贊茅之說不可通矣商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湯都

偃師卽可以此爲證

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

樾謹按勝讀爲升古字通用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皆升之段字

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

樾謹按周當爲同謂當爲謁皆字之誤

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

樾謹按稽猶同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與同義亦相近稽焉皆懼猶云同然皆懼也

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  
樾謹按非能當作惟能惟能知要故能舉要若作非  
能不可通矣靳令篇曰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  
至要足證此文非字之誤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  
者也

樾謹按何故下奪戰勝者也四字亡者下奪何故二  
字當云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勝者又名卑地  
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如此則文義方備下  
文云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卽

承此而言

故興國而責之於兵

樾謹按興乃舉字之誤言舉一國之人皆責之於兵也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

樾謹按兵當作民下云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正承此文而言故知當作民用

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

樾謹按下非字當作其

國治或重

樾謹按國下奪或重二字重下奪亂字當作國或重  
治或重亂下云是謂重治又云是謂重亂卽承此而  
言下文云兵或重強或重弱正與此文一律可據訂  
正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

境內

樾謹按此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說見去強篇  
國封尉短兵千人

樾謹按封字衍文蓋卽尉字之誤而衍者下文兩言  
國尉分地可證

吏自操及杖以上

檇謹按杖乃校字之誤上文曰軍爵白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卽此所謂自操及校也彼文出字疑當作士古書士出字多互誤

故爵上造就爲簪裏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

檇謹按就爲簪裏下當補故爲簪裏四字故爵爲大夫當作故爵不更就爲大夫

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

檇謹按就爲公大夫下當補故爵公大夫五字就爲公乘下當補故爵公乘四字

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樾謹按此當在上文故爵五大夫之下大庶長之大竝衍文也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是大庶長之爵尊於左更乃云故大庶長就爲左更不可通矣故知大字衍文也此庶長兼左右庶長而言謂故爵五大夫者就

爲左右庶長也左右庶長之上卽是左更故曰故庶  
長就爲左更於文正合其云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此四字乃三字之誤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覲禮  
篇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  
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狶四當  
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三更之爲四  
更亦猶三享之爲四享三狶之爲四狶矣三更者并  
左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  
卽爲少上造大上造故曰故三更也就爲大良造大  
良造卽大上造也不言少良造者或文不備或大少



良造亦猶左右庶長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耳此  
書所言與表皆合足徵秦制之所自來而傳寫譌奪  
且多竄益遂不可讀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

樾謹按小夫字各本皆同而施氏先秦諸子本作小  
失非也上云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則當時自有  
小夫名目孫氏星衍校本反從施作失誤矣

故國富而貧治重強

弱民

樾謹按此有關文去強篇云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

富者強當據補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樾謹按食衍字

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強

樾謹按法明下奪治字法明治省任力言息四字爲句承上文治眾國亂言多兵弱而言謂法明則治省任力則言息也治者國治當作治省國治省與者字形相似而誤耳此又承法明治省任力言息而言謂治省則國治言息則兵強也正與上文治眾國亂言多兵弱相對成義

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

民強而弱之民重強

樾謹按此承上文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而言當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而強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傳寫奪誤遂不可讀文中故字卽政字之形近而誤者爲辯志者不貴

外內

樾謹按志當讀爲智上文云爲辯智者貴是也列子湯問篇女志疆而氣弱張湛注曰志謂心智是志與智義亦得通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

械謹按善當作苦上云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  
不可以使之此云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  
以使之蓋惟民以戰爲難以農爲苦故輕法輕治不  
可使之也善與苦形近而誤耳下云故農之用力最  
苦可證此文之誤

法制不明而求明之行令也不可得也

君臣

械謹按下明字當爲民古每段萌爲眈史記三王世  
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眈漢書霍去病傳  
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竝曰萌與  
眈同然則此文明字或亦當作萌

深淵者知千仞之深

禁使

樾謹按上深字當作探言探淵而知其深也今誤作深淵者則於文義未足矣

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

樾謹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周官鍾師疏曰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以此書證之則韓魯說亦古義也惟事合而利異當作事合而利同商君之意蓋以騶虞兩職事合利同不可使之相監恐其互相容隱也故必馬能言始無所逃惡下文云吏之與

吏利合而惡同也是其明證也馬焉之焉當爲衍文  
卽馬字之誤而衍者或疑是說文焉鳥之本義然焉  
之與馬旣非一類合稱馬焉於古無徵殆不可用

此其執正使污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

巧詐

慎法

樾謹按執當爲執乃古勢字也執字絕句正使二字  
屬下讀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損  
樾謹按以數相舉下奪譽字因譽舉字形相似故傳  
寫誤奪之耳下文云民見相譽無益又云見訾言無

損正承此而言故知當有譽字也

明書年月日時

定分

樾謹按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自漢以下麻法漸密於是一日分爲十二時不知始於何人至今不廢然此書已言年月日時則六國時已有此說矣意所謂時者尙是平旦鷄鳴之屬而非今之所謂十二時歟管子立政篇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宴之時亦言日兼言時

諸子平議卷二十

